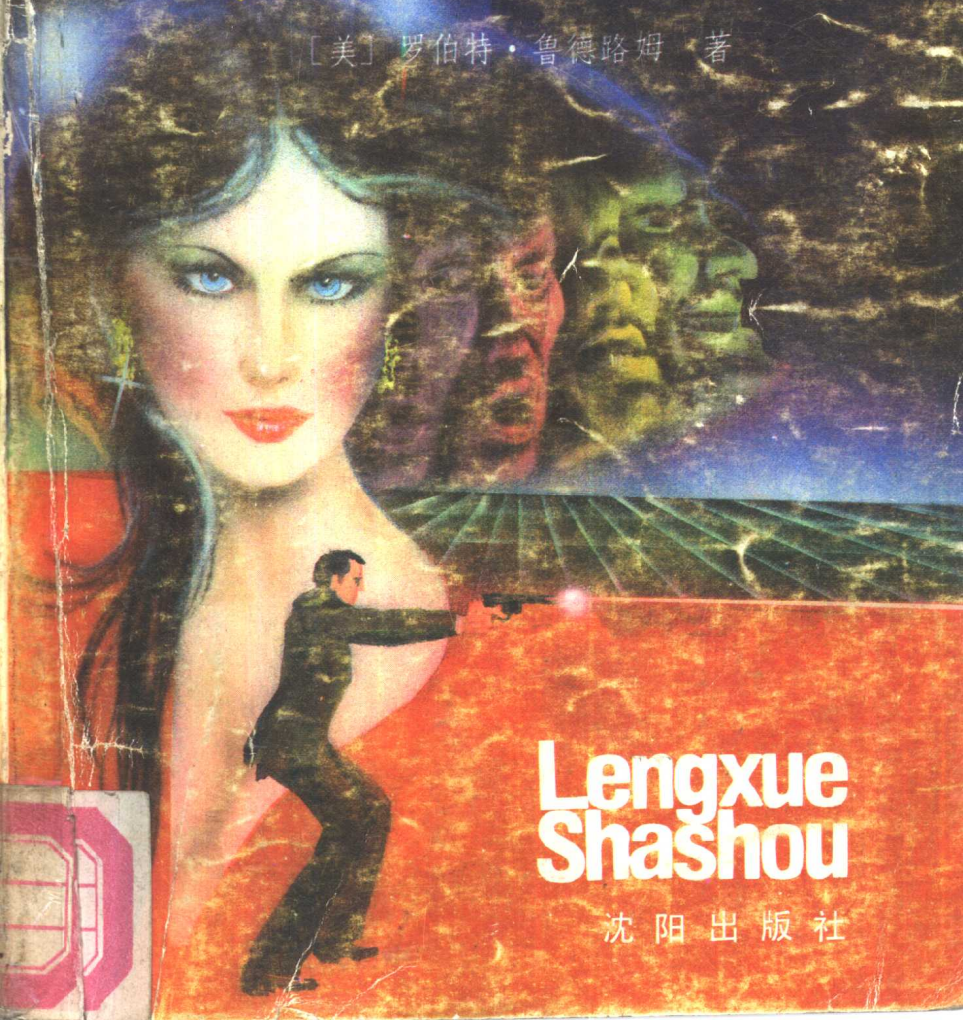


冷血杀手

〔美〕罗伯特·鲁德路姆 著



Lengxue
Shaashou

沈阳出版社

冷 血 杀 手

(上)

〔美〕罗伯特·鲁德路姆 著

韩阳 何 西 徐清 高海原 译

成 尧 校

沈 阳 出 版 社

冷 血 杀 手

(下)

〔美〕罗伯特·鲁德路姆 著

韩阳 何 西 徐清 高海原 译

康 明 校

沈 阳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守勋

装帧设计:陈学文

责任校对:张国臣

THE BOURNE IDENTITY

ROBERT LUDL

Bantam edition/March 1981

A Bantam Book/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Robertmary Company

冷血杀手(上·下)

(美)罗伯特·鲁德路姆 著

韩阳 等译

康明 校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辽宁省建平印刷总厂书刊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486000

印张 21.5 印数 1—70000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094-3/1·40 定价:6.50元

内 容 提 要

世界超级杀手卡洛斯操纵着一个庞大的国际恐怖组织，他们不断在世界各地干下一连串绑架、谋杀、颠覆的勾当。为了捕获卡洛斯，美国中央情报局精心制订了一个围捕计划，并选派了一名经验丰富凶狠干练的职业侦探去执行这一计划。这个“兰博”式的孤胆英雄，只身面对超级杀手团，殊死搏斗，九死一生……小说悬念迭起，险象环生，歌颂了爱情与正义，鞭笞了恐怖与嗜杀，情节跌宕，引人入胜。

主要人物

- 贾森·伯尼** 原名戴维·韦伯。前美军特种部队成员，为执行中央情报局一项特殊使命而化名贾森·伯尼，并曾用化名凯恩、戴尔塔、杰恩·彼埃尔等。
- 玛丽·圣·雅克斯** 加拿大政府经济学博士，后成为贾森·伯尼的恋人。
- 杰弗里·沃什伯恩** 法国黑港岛私人医生。
- 欧文·阿瑟·克劳福德** 美国陆军情报机关高级官员，绰号“铁驹”。
- 大卫·艾勃特** 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围捕卡洛斯的计划的制订者及指挥者，绰号“修士”。
- 安德烈·弗朗克斯·维里埃尔** 法国前武装部队将军、政界要人、国会议员。
- 伊里奇·拉米莱兹·桑切斯** 又名卡洛斯，超级杀手，世界恐怖组织头子。
- 安格丽·维里埃尔** 安德烈·维里埃尔的妻子，卡洛斯的堂妹、情人。
- 艾尔弗雷德·吉列** 美安全事务高级官员，被卡洛斯所收买。
- 杰奎琳·拉维尔** 卡洛斯的联络人，莱斯·克拉斯科时装商店经理。
- 菲利浦·达尼昂** 卡洛斯的联络人，前“美杜莎”成员。

赠哥莱尼斯——

我们都敬慕一束非常奇特的
光线

用我们的热爱和深深的敬意

引 子

纽约时报 1975 年 7 月 11 日

星期五，第一版

据称外交官勾结在逃的恐怖主义分子 ——卡洛斯

7 月 10 日巴黎电：法国政府今天下令驱逐了三名涉嫌与各国正在搜捕的卡洛斯有牵连的古巴外交人员，据信卡洛斯在国际恐怖组织中是一个关键人物。

嫌疑犯卡洛斯的真实姓名为：伊里奇·拉米莱兹·桑切斯，现因涉嫌 6 月 27 日在拉丁区一公寓谋杀两名法国反间谍人员与一名黎巴嫩情报人员，正在被通缉中。

此间警方人士与英国警方均相信，此谋杀案系一大型国际恐怖组织所为。案发后，在追缉卡洛斯的过程中，英国警方发现了大型武器库，说明卡洛斯与西德境内的大规模恐怖活动有关。据信发生在欧洲的多次恐怖活动互相间均有牵连。

另见伦敦方面报道

有报道说，在 7 月份案件之后，有人看见卡洛斯出现在伦敦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美联社 1975 年 7 月 7 日星期一，

报业辛迪加电讯

大肆搜捕凶手

伦敦(美联社)——在世界六七处名城里，有枪支和女人，手榴弹和华丽的服饰，鼓鼓的钱包，漂亮的公寓和飞往名胜地区的机票。上文是在描述一名在世界范围内被通缉的当代凶手。此次大规模追捕开始于该犯在巴黎住处杀死两名法国反间谍人员和一名黎巴嫩情报人员。同时在两个首都城市有四名妇女被拘捕，受控与该案有关。凶手本人现在逃，法国警方人士相信，此人现在可能尚在黎巴嫩。

在过去的几天里，伦敦与该犯相识的人士纷纷向记者描述该犯，他们说此人相貌漂亮，举止文雅，受过良好的教育，相当富有并打扮入时。

凡与之相勾结的男女均系世界各国最危险的人物。据称该犯与下列组织均有联系：日本赤卫军，阿拉伯武装斗争组织，西德巴德——梅恩霍夫集团，魁北克解放阵线，土耳其人民解放阵线，法国与西班牙的分裂主义份子，爱尔兰共和军临时阵线等。

无论该犯到达何处——巴黎、海牙、西柏林，其地均有炸弹爆炸、枪击和劫持事件发生。

6 月 27 日，在巴黎一名受审的黎巴嫩恐怖主义组织成员交待罪行后，引两名情报人员抵该犯住所门口，遂发生突围事件。凶手击毙三人后潜逃。警方发现凶犯的枪支及笔记本，

上面记有知名人士的暗杀名单。

昨天伦敦观察家报载：为调查三人被杀案，警方正在搜寻一名委内瑞拉共产党律师的儿子。伦敦警察厅刑事部声称，他们并不否认报界的报道；同时还声明对该人并未起诉，搜寻此人仅为调查此案云云。

观察家报宣称被追捕者的名字叫伊里奇·拉米莱兹·桑切斯，加拉加斯人。据说此名用于警方于杀人现场发现的四份护照中的一份上。

报纸有报道说伊里奇取名于苏维埃俄国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他曾在莫斯科受过教育，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

在加拉加斯，委内瑞拉共产党的一位发言人说，伊里奇是一名现年七十岁的马克思主义者律师的儿子，现住加拉加斯以西四百五十英里。他们宣称该父子均不属于委内瑞拉共产党。

发言人对记者说他不知伊里奇现在何处。

第一部

1

象一头拼命要冲击难以通过的沼泽地的笨拙的野兽一样，拖网船颠簸在漆黑的翻滚着的怒涛之中。巨人般的波浪以万钧之力哗哗地闯入船体。闪烁在夜空中白色的水沫象瀑布似的被海风吹落在甲板上。到处是一片刺耳的声音，木材互相的撞击声，还有绷得快要断了的绞扭在一起的绳索发出来的声音。这是一只垂死的野兽。

两次爆炸声冲破海涛、风和刺耳的拖网船的声音。它来自灯光昏暗的随着整个船体起伏的船舱。一个人从门里冲出来，一手握住栏杆，一手捂着腹部。

接着跑出来第二个人，他正追杀第一个人。只见他小心、紧张地站在舱门口，举枪射击。

站在栏杆处的人中了四颗子弹，他双手抱住头，身体弯成弓形。船头突然插进二个大浪当中的深谷里，受伤的人猛然摔倒在地，由于双手抱着头，身体便向左转去。接着船又从谷底升起来，船头与船身中部离开了水面，把站在门口的人抛进船舱里。第五枪放空了。受伤的人尖叫着，双手伸出来到处乱抓，他的双眼被血和溅起的海水所模糊。附近没有任何东西可抓扶，他只好两手空着，他的身体向前倾去，双腿弯曲起来。小船急速地朝下风处漂去，头被打开花的人从船侧一跃跳进漆黑一片的咆哮的大海里去了。

他感到涌过来的冰冷的海水包围住他，吞噬他，把他朝下拖去，旋转一圈之后又把他送上水面——他乘机吸了一口气。然后又沉下去了。

一股温热。被冰冷的海水泡得麻木了的太阳穴感到一股奇怪的湿乎乎的热流，好像在海里燃起了火一般。但也有寒冷，在他的腹部、腿和胸部有一股寒流，而四周冰冷的海水却奇怪地温暖着他。他感觉到了这奇怪的一切，以为这是恐怖引起的幻觉。他看得见他自己的身体不停地旋转和扭动，他的四肢疯狂地抵抗海水的旋涡的压力。他能够感觉，思维，观看，理解恐怖和奋斗求生，然而却出奇地平静。这是一名旁观者的镇静，与己无关者的镇静，犹如一名置身局外，旁观而绝不介入的人。

接着另外一种恐怖感攫住了他，这新的恐怖感冲破那股暖流、寒流还有那漠然的旁观者的镇静！现在他再也不能镇静下去！目前绝对不能！他不能肯定这新的恐怖是什么，但是它随时都会出现。他必须在那里！

他用脚疯狂地踢着，用手去捕捉海浪的墙壁，他的胸部感到火燎般地痛。身体沉下去又冲上来。他猛地拍打着水，企图浮在黑色巨浪的上面。爬上去！爬上去！

一排滚出的巨浪压过来，他先是在浪峰上，四周是黑暗与水珠组成的世界。什么都不存在了。翻滚！还是翻滚！

它终于出现了。爆炸声强烈，透过拍击的海浪声和风声他听见了它。爆炸的光与响声似乎是通向和平宁静的大门。天空象一顶火红的王冠，各种形状和大大小小的物体都从那火红的冠冕中一个个被吹送到四周的阴影中去。

他成功了。无论那是些什么，他成功了。

突然他又向下跌落，直奔深渊。他感觉到涌来的海水淹没了他的肩膀，使他在太阳穴处感到的赤热冷却了下来，还有他的腹部、双腿……的伤口所感到的由冰冷变成的温暖……

他的胸部感到痛苦！他被击中了，那是毁灭性的一击，既突然又无法承受。又来了一次！让我去吧！让我得到宁静吧！

又是一次反复！

他的手想抓住什么，他的脚到处乱踢……后来他触到了什么。一个厚厚的油腻腻的东西随着海水浮动。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它确实在那里，他触到了它，紧紧地抓住了它。

抓住它！它将把你载向宁静，载向黑暗中的宁静……与和平。

晨曦冲破东方天际的迷雾，给地中海平静的海面增添了灿烂的光辉。他，一艘小渔船的船长，双眼充满血丝，双手被绳索磨破多处，正坐在船尾部的舷缘上，吸着一支高卢牌香烟，欣赏这平静的黑色的海。他举目朝掌舵的弟弟那边看去，只见他正在向前放松阀门以加快船速，唯一的一位水手在离开几英尺远的地方检查渔网。他们正在谈笑着什么事，这样挺不错，昨天一夜可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风暴是从哪里来的呢？马赛方面的天气预报根本没有提到这场风暴，假如预先得知消息他们就会停在海岸附近的地方避一避。他想在拂晓时到达拉塞纳旭迈尔以南八十公里处的渔场，近来维修船只的费用太高了，他绝不想再花修理费了。

当然更不想拿生命去冒险，而昨天夜里确有段时间让人手足无措。

“怎么样，兄弟，你累了吧？”他的兄弟对他笑着喊道。
“现在你去睡吧，让我来干。”

“好吧。”哥哥回答道，把烟蒂抛到渔网上的甲板上。
“睡一会儿觉总不会有坏处。”

让一个兄弟看舵会特别令人放心。在一艘属于一家人的船上总应该是一位家庭的成员掌舵，这样眼睛会更留神。虽然他是一个和自己不同的会讲文绉绉语言的兄弟。真是发疯了！上了一年大学后，他的兄弟竟希望搞起一个公司。就有一艘船，而且已经半新不旧了。疯了。读书对风暴有什么用途，他的公司不是就要完蛋了吗。

他闭上眼睛，让手浸泡在漫到甲板上的滚滚的海水里。海水里的盐对绳索磨破了的手会有好处的。在风暴中绳索并不牢固，于是手上就磨出了伤痕。

“看！那边！”

是他的兄弟，显然他没去睡觉，到底是自家人眼睛更留神。

“那是什么东西？”他叫道。

“船头向左转！水里有人！他正抓住什么东西呢！一块什么碎片，大概是一块木板吧。”

船长操舵，把船绕到落水的人右侧，他关闭了引擎以减小船的尾波。似乎稍微一动就会使落水的人从他所抓住的木板漂开，他的双手毫无血色，象爪子一样嵌进木板的边缘里，他身体的其它部分毫无生机，象一个溺水或者一个死去的人一样。

“把绳子打成环扣！”船长向兄弟和那名水手喊道。“然后套住他的腿。当心！把绳子移到腰上去。轻拉。”

“他的手不肯放开木板！”

“下水去！把手撬开！可能是在临死的时候嵌进去的。”

“不，他还活着……不过是刚有点气。他的唇还在动，但是说不出话来。他的眼睛也在动，但是我想他是看不见我们的。”

“手撬开了！”

“把他扶起来。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拉过来。当心！”

“上帝啊，看他的头！”水手叫道。“开花了。”

“他准是在风暴中头撞在木板上了。”兄弟说。

“不对，”船长看着伤口反驳说。“象剃刀一样整齐的伤口。是被子弹打的。”

“你能那么肯定？”

“伤口还不止一个地方呢。”船长又说，他的眼睛在他身上溜了一遍。“我们把船开到黑港岛去，那岛子离这里最近。靠海滨住着一位医生。”

“那位英国人吗？”

“他是开业医生。”

“当他能看病的时候……”船长的兄弟说。“当他喝点酒看病的时候，他治疗牲口倒比治人的效果更好些。”

“那没多大关系！等我们到达那里时，这家伙说不定已经死了。万一他还活着，我得让他付汽油费和我们的损失哩。拿救急包来，把他的头包起来，说不定会有点好处呢。”

“看呀！”水手叫道。“看他的眼睛。”

“眼睛怎么啦？”弟弟问道。

“刚才它们是灰颜色——钢缆绳的颜色。现在变成了蓝色！”

“那是太阳光变亮了的缘故。”船长耸了耸肩说。“说不定是你自己的眼睛被阳光弄花了呢。”

汽船断续的汽笛声和海鸥不停地尖叫声混杂在一起，组成了海滨大合唱。已经是下午了，挂在西边天空的太阳象一只红火球，空气又湿又热，但是却寂静无声。对着码头在防波堤上边是一条圆石铺成的街道，还有几间斑驳的白房子，在干燥的沙土上长出的野草把这些房子互相分隔开。阳台只剩下一块块的木格子，而剥落的水泥面则用临时竖起的木桩支撑着。几十年前这里的房舍还都相当漂亮，因为人们误认为这座岛子有可能变成地中海的另一个旅游胜地。可是后来却没有。

每座房子都有小径和大街相连，但是在这排房子里最后的那一座门前的小路显然被踏得比其他小路更频繁。这座房子的主人是一位英国人，八年前，没有人知道是在什么情况下这位英国人来到了黑港岛，当然对此人们并不关心。他是一位医生，此地正好需要一位医生。钩子、针、刀子既是杀伤的武器又是谋生的工具。如果碰到一个好日子去看医生，缝合可能会不错。可是如果那一天赶上酒味太浓的时候，患者就要碰运气了。

活该！有医生总比没有强一些。

但是今天不行，今天没有人来过。今天是星期日，尽人皆知每个周六晚上医生都要在村里喝个酩酊大醉，然后再拉一个无论什么样的妓女过夜。当然，人们都公认最近的几个星期六医生的习惯有了些变化，他没有到村子里去。但是变化并不是特别大，苏格兰威士忌定时送到医生家里。他现在闭

门不出。自从渔船从拉西奥塔带来了那个僵尸般的陌生人以来他一直都闭门不出。

杰弗里·沃什伯恩医生突然醒过来，由于他的下颌夹在两块锁骨之间，所以使口腔里的气味飘进了鼻孔，气味很难闻。他眨了眨眼，定一定神，然后朝开着门的寝室望去。他的午睡是被患者断断续续的自言自语给打断的吗？不，没有任何声音。甚至外面的海鸥也变得体贴人了，它们安安静静的，这是小岛的一个圣日，没有船只来骚扰它们，使它们到处惊飞。

沃什伯恩看着他椅子旁边桌子上的空杯子和半瓶威士忌。情形改善了很多，因为在平素的星期日里，杯瓶都被喝空时，前一个夜晚的痛苦才会被驱逐干净。他对自己笑了，又一次祝福他那位住在考文垂的姐姐，是她把自己的工资给了他，使他喝到苏格兰威士忌。她真是位好姐姐，贝茜姐姐，天知道她能给的远远超过她所给予的东西。他对她的馈赠已是十分满意了。有一天她会停止，停止给他钱，到了那一天就只好用廉价的葡萄酒来麻醉自己，一直到痛苦消失干净为止。永远永远。

他已经开始接受那避不可免的结局了……直到三周零五天之前一个半死的陌生人被几个未报姓名的渔民从海上救起来送到他家门口。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怜悯，而不是与此事有任何关系。天知道，这人是被枪击伤的啊。

渔民们并不知道侵入这个人体内的远不是几颗子弹。侵入的东西已经严重伤害了他的心灵。

医生伶仃的身体从椅子上站起来，摇摇晃晃地朝俯瞰海港的窗子走去。他放下百叶窗，闭起眼睛躲避阳光，然后眯起